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禮典彙編庶徵典

第一卷目錄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附錄十一則

附錄十二則

附錄十三則

附錄十四則

附錄十五則

附錄十六則

附錄十七則

附錄十八則

附錄十九則

附錄二十則

附錄二十一則

附錄二十二則

附錄二十三則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

周制凡有災變則君臣交儆膳夫減膳大司樂弛絲

大司馬旅賁於上帝以備小宗伯禱祠於社稷土期

祀人祭門至廟上帝以備小宗伯禱祠於社稷土期

祀妖祥吉凶則厭饗與保章司之

按禮記曲禮歲四年穀不登君禱不祭師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粟士飲酒不樂

正皆自爲此損費民也 歲凶者謂水旱旱害也

登成也 膳膳者美食之名肺爲氣主周人所重故

食必先祭肺曰不祭肺示不殺牲爲盛禮也馳道

人君馳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

之樂今不樂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養爲加

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

其至士各異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

其實互相通耳

按周禮天官甸人王春曰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舉

舉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凡天地之大故輒紅旌祭廟爲位

王昭禹曰大裘若日月像山象廟非帝之變

則合衆社稷示廟之神而禱祠爲故曰類 鄭

曰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衆常變故之

祭依故其正禮衆一處以禱祠故以類言之

鄭人祭門至廟

按禮記曲禮歲四年穀不登君禱不祭師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粟士飲酒不樂

正皆自爲此損費民也 歲凶者謂水旱旱害也

登成也 膳膳者美食之名肺爲氣主周人所重故

食必先祭肺曰不祭肺示不殺牲爲盛禮也馳道

人君馳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

之樂今不樂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養爲加

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

其至士各異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

其實互相通耳

按周禮天官甸人王春曰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禮典彙編庶徵典

第一卷目錄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附錄十一則

附錄十二則

附錄十三則

附錄十四則

附錄十五則

附錄十六則

附錄十七則

附錄十八則

附錄十九則

附錄二十則

附錄二十一則

附錄二十二則

附錄二十三則

庶徵典第一卷



周制

周制凡有災變則君臣受徵勝天滅諸大司樂弛絲

大司馬旅旅於上帝岳瀝小宗伯禱祠於社稷乞期

賜人祭門巫祝之官以辭令歌哭而禱於神而面占

祝祿祥吉凶則庶幾與保章司之

按禮記曲禮歲四年穀不登君禱不祭師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粟士飲酒不樂

正皆自爲此損損民也

歲凶者謂水旱旱害也

登成也

正謂者美食之名肺爲氣主則人所重故

食必先祭肺曰不祭肺示不殺牲爲盛禮也馳道

人君馳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

之樂今不樂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養爲如

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如也自

其至士各異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

其實互相通耳

按周禮天官甸人王春曰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舉

春官大司馬之職以荒禮哀凶札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以事禮哀窮故

凡天地之大故輒紅旌祭廟爲位

王昭禹曰大歲若日月像山家廟非常之變

則合衆社稷示廟之神而禱祠爲故曰類

日天神曰類而社稷宗廟亦曰類者常備變故之

祭依故其正禮衆一處以禱祠故以類言之

禮人祭門巫祝之官以辭令歌哭而禱於神而面占

祝祿祥吉凶則庶幾與保章司之

按禮記曲禮歲四年穀不登君禱不祭師馬不食穀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粟士飲酒不樂

正皆自爲此損損民也

歲凶者謂水旱旱害也

登成也

正謂者美食之名肺爲氣主則人所重故

食必先祭肺曰不祭肺示不殺牲爲盛禮也馳道

人君馳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

之樂今不樂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養爲如

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如也自

其至士各異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

其實互相通耳

按周禮天官甸人王春曰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

不舉大札則不舉大札有幾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庶徵典第一卷

庶徵總部考一

周制一則

漢文帝二則

成帝二則

光武二則

魏書一則

唐書一則

宋書一則

明書一則

清書一則

附錄一則

附錄二則

附錄三則

附錄四則

附錄五則

附錄六則

附錄七則

附錄八則

附錄九則

附錄十則

大同業九月日食四集五嶽廟大傀異其請候變令去集

四嶽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青箱青州之沂山
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泰山五嶽皆在兗州衛在
湖州嵩在豫州華在雍州恆在并州僞皆性也大
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舞實及震裂為害者
去業藏之也春秋曰王十猶洋萬人去舊萬言
人則去者不人藏之可知

大札大國大臣死凡國之大變令通祥
札疫癘也凶年也故水火也地葬下之若今
休兵散之為
厭祿軍十輝之灑以厭妖祥辨吉凶

妖祥善惡之徵
一日說日象三日癸四日巳五日開六日晉七日
謂八日教九日降十日想

鄭同震云經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
謂日旁氣四面反邪如輝狀也蓋雲氣臨日也
日月食也舊日月皆無光也備者曰虹蜺天也

叙者雲有大序如山在日上也降者升氣也想者
輝光也元謂輝耀如童子佩璫之輝謂日旁氣
日也蓋通耳也氣實日也陰虹也詩云朝濟于
西恐維氣有似可形想

大觀筆六觀之辭以事鬼神市一日願祝
願者年也

三日吉祝
新祥祥也

四日化祝

五日瑞祝
逆時由雷風旱也

國有大故天鼓譟祀社稷祠
大故兵寇也天鼓譟疫水旱也爾雅備也編祀
社稷及諸所祫饗則祠之以報焉社稷曰國有
社稷祀社稷之神以引惠之始禱祈終報則皆宰
之

小祝軍小祭祀將事侯饗饗祠之祝號以新爾祥順
豐年逆時雨雷風旱漏故兵逆害疾
侯之言低也侯饗饗新爾祥之屬饗饗御凶答
寧風旱之屬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逆迎也漏瀆
曰故救安也

司重享尊卑之政令國有大故則帥重而逆重極
也元謂饗久也亟久者先享之故事遠當按祝
所施為

女巫凡邦之大我歌哭而請
有歌者有哭者以悲哀成神靈也李義會
曰歌哭與喪之者若五子之歌及今喪末輓歌其
哀絕尤甚 孫氏曰祠祀禮本於人心之不能
免者聖人既因之以為文鬼神坐視出乎天道
之不可測者聖人亦存之以節悖也夫後世儒生學
士乃欲一切絕之不知其不察悖也夫大祝小祝
用之宗廟朝廷可也官闕嚴密之地亦有女祝以
供祭祀之役先王不虛其禮豈非聖何哉蓋命之
為祝而饋之天官乃可以盡奉祀之誠而習禮法

之正凡非其鬼而祭之者不啻入矣男巫女巫凡
以神士者皆不假其數而錄用者皆當盡必神降
之後以男為巫在女為巫凡以神士者掌三辰
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亦不於天象而狀其神位
者也鄭氏曰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故聖
人用之夫聖之官將而不散於鄉黨不享矣幾為
民以祈而鬼神神祇乃見先王康寧之期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擇其吉凶

星謂五星辰日月所會五星有麗縮兩角日有
薄侵並月有盈虧虧麗之變七者右行刻舍
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天文志云歲星所
在其國不可以使人起命如前出為歲歲為客晚
出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宿
度亡有逆行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開閉者是備
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也相則內
實休則光也無角不動搖廢則光也色顯四時其
國皆當也王昭禹曰掌天象星所謂日月之變
動五案之物十有 風管天也所謂星辰分星者
皆星也 劉執中曰掌天象所謂星辰分星者
其變動之類連以知天下之遷易而辨其吉凶之
小大深淺 黃氏曰 十八星十一辰隨天左旋
日月星辰右運大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觀諸天星
而星辰日月之動為可志矣矣與日中宵中日未
日短蓋以其星受不曰天之動而曰星辰之動
天之動不可見也不言五星日月五星為七政從
可知也是辰日月之動有疾徐麗縮兩角不備軌

躬望德園太平之路因愚更民期法抵禦比年大故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哀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導之末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養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舍財賈義好聲色工侈靡廉恥之節薄淫靡之意縱網紀失序流弊愈熾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望苟苟合微幸以自設利不改其原雖議赦之刑猶難錯而不不用也臣愚以為一舉而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若天下之恒歸也公卿大夫相與循謹恭讓則民不爭奸仁義施則下不暴上義高則則民興行寬柔惠則民相愛四者明上之所以惠下有自專之上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讓之臣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苟不本禮讓而工克暴戾技害奸陷人於罪貪財而舉勢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自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政教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節伯好男而國人暴虎馮婦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善而民況祀治天下始於婦人而民畜家太王躬仁郭國貴出此親之治天下皆所上而已今之儒薄技甚不讓陳太王開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舉賢遺不肖故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遵昔漢高祖進而不知自是以及百姓安然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

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未者無所法則或見修廢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以相準正者也臣聞天下之惡積於微而善興於小者衆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陽開閉靜者動陽開閉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順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當生於厥戚多民所共者大吏更安樂之不稱之效也陛下願哀人成哀閔元元大自減損若甘泉建章宮衛視庫庫儀武行支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衆也諸君見提珠產諸君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速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近止遠巧放散邪僞進雅頌舉異才開直言任遺良之人退刻薄之吏肅潔白之士賂無飲之路覽六策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得和順之化以崇至仁仁至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通德弘於宗師淑問揚于邇外然後大化可成勸讓可興也上設其言還舊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初元三年詔舉明陰陽災異者

自以得上意
初元五年以災異下詔脩省
按漢書元帝本紀五年夏四月詔曰朕之不逮淳位不明災眚久慮未得其元正望災天陰陽為變各流萬民朕甚懼之乃者關東連遭災眚饑饉疾疫天下哀命詩不云乎凡民有眚禍備救之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林馬無之正事而已罷所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各二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口以廣學者賜金帛者有屬籍者屬一匹至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吏繇卒孤獨一匹吏民五十戶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縣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建昭四年詔脩省
按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風夜乘榮雖不克任問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恐患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責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有問者各錄其意毋怠使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上相皆九卿其師意毋怠使職視教化之流焉 按京房傳求光建昭四年光反日蝕又久害亡光陰盛不精房教上疏先其將然近數月連一歲所言屢中天子允之數言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備應者大世以賢舉取人故功業隆而致災異異令百官各試其功舉異可也縱使房其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公卿朝臣與房會議雖室

威帝建始元年以火災星孛赦天下

[illegible]

有據漢刑已亡惟先王正嚴事之意耳又曰雖休勿休惟
敬耳刑以成德憲御極服版乃威嚴也今皇后有所
疑便不使其修刺史大夫宋欽之之吏劫於法亦安
足過哉然古者通古今之計財幣之尊特重之
利其於宗廟所以助德美也華而不實根不除矣
變相而宗廟日不血食何故哉是惟不云乎以約失
之有鮮言焉曰欲從其害與賊亦當法孝武皇帝之
制則目前而後獲免若何者可放諸子之遺案
因循者改作其暴人爲昏闇謂之君子仍舊者
之何何必改作蓋聖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言蓋繼大命以紹萬文皇帝服之師也見太后
慈恩以喻乎皇后其刻心太甚時過先朝之制度厚
意欲爲婦孺竊道漢書中議約爲有其在孝東宮母
闕則宜推成未竟奈何不慕義名顯行以息衆譟乎
則威令復有法曰皇后深懷母恩是時大將軍賦用
失威權久矣其後比三年日然一事者頗歸咎於嚴

建始二年以日蝕地震求直言

接漢書成帝本紀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
爲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
人君不德滿見天地災異疊以告不治朕涉道日
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
思厥過失明白陳之女無何從退有後言丞相御史

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鴻嘉元年詔以災異遣使舉冤獄申教守極

按漢書成帝本紀漁嘉元年在二月詔曰朕承天地

獲傷之卒雖明有所敵彼不能經其計不可參焉失期

趙陽生說者不經乃以陽金誤爲暑勞所以目之

壽谷在厥躬方壽生長時嘉豐謙大夫理等取三輔

三河弘農寇賊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

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祿奉

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

末始二年以龍見日蝕申救百廢

按漢書成帝本紀末始二年春

於東萊口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順朕郵朕甚懼焉公

卿申教百寮深思大諫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

所擬貸貧民勿收按谷未傳上初卽位謙讓委政

元舅大將軍于越諱者多歸咎焉未知屬方見柩用

陸微自託遇後日方令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燕

張巨魁之患南無趙阿嘉之野三垂晏然靡有兵

章之譽詞自入者適食糞嬰泚辱制其桎梏不待不

有申伯之忠，同羣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

之亂二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

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權塞大異皆替說欺天

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

昧之舊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

之大者也陛下卽位委任遲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

中以太祖著書一方各有其四片黃鶴因奏言官臣庶以自然然者一也東方各處相爲表裏百官庶士無所歸倚若獨不恃與白氣起東方則將興之求也我皇親自京師王道經總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有德一有權臨下誠深憂國之意故黜天下之貴長恩賜之改往反還皆治亂之所繫昭昭之愛豈能獨之哉平天覆之德使知得人入新進爵而後定也急復益納立了婦人母得好禮毋違尊卑母得善法正官以下得繼嗣於數世之間適及爲卿大夫母非已也後宮女使之使令有匹尊者始可於數世之間以通天所開右肩稱皇太子左肩稱上皇帝之處經則繼嗣蕃庶異說除上下則不系於尊卑之意忽於天地之臧否極天息雨降災山石乞（見）更將給不及期則災已極天變成形臣等欲捐身圖策不及事已成賊之臣至敢直陳大意恐難確登私欲問陛下感受自許知心也且一討賊費錢幾萬一京師人保石漢未便見取由疏疏納至世孫若由主尊則天意其難斷不可露顯具書者固待待客一句然後使臣知以爲平大憲臣前於乞之詔即以天賦人意也奈何志願未遂天意而從欲雖陛下察慈孝厚爲宗計未遑遠游州刺史奉平京師之當之時時有暴亂兄弟爭奪使向者上有所欲言而未曰臣言不得上聞何足爲臣之言乎上聞則事而不易性而迭興三正變號而使用夏商之曆也行道之

人皆知其爲然。以不若夫有日見危者有其安者也。黃而不自有也。命謂曰：「將死，亡不免者，是其安者也。」
者休其存也。又曰：「誠非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
芻蕘之臣得盡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言之路開。
則四方豪賢不遠千里輒輸陳忠藎忠臣之」願社稷
之長福而漢文於是夏止楚惠惡果能阿姓之見也
不能陽德由己之故爲「子孫萬世未可知姓有象本
朝無繼嗣」之憂孝節節之陳欲因提亂軍兵而起者
愚不勝動心竊爲後者所感不若虞廣昌曰：「子類臣
愚不能處志在九日里說見其壽日有食之日大年
二月乙未夜星四白晝里有食之日之間大異同
發二面同日六云木春林」記末書有也臣聞三
代所以遇刑獲免者皆自絕於四方之人運過流於
酒器口遇用覆人之言自絕於四方之人運過流於
是示是長足信定矣詩：「始勞一揚威或滅之暴赫
空樹衆叛服之勢」韋昭曰：「有天子是素所以一世
十六年而有已焉生事奉天終身辱也」若陛下策
面有之臣請竭忠效死日在中堂無敢違忘百姓人
不得與手也詩：「思賢哲婦爲寡母頭暈目眩人
自歸人建始曰下」蔡邕班之背項助勸前制帝灼灼
方質關無聲空虛內實先帝法德聰明具矣今之後
起夫不可釋耳倍於前漢亡帝之法聰明具矣今之後
不當釋士謙誠其畏勳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利舉
之吏更敗卒患也又爲諸侯大爲亂附莽篡於地
烙經亂人命主尊卑輟絕反分臣罪建治正
吏多繁細無益立通至乎爲人起責貪汙受謝生人
死出者不勝數計口口食罰貳以貽其害王者必

[illegible]

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
御府均官署舊儀用度止尚方鑄室民戶部國工
服官發輸運送以助大司農達惠廣施振困乏開
闢墾內流民志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
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報
耕桑母老養將以慰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報
夏之風庶幾可息臣聞上之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慈之性疏
遠聽敏上主之安也少者愚臣之言感竊三難深與
大異定心焉者指志邪志無抵償惡德務政至誠
應天則禍與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幸小不肯為耳對奉
天子威威其言 按劉劭劉劭河間宗室也舉孝
廉為貴令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
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
為列侯賜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
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
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應領鳥之瑞然晉君臣
廉價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棄機副之福廉受威怒
之製者律應風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
遇有德之世考功訪寡之女以承宗廟顧卿心來
天下望子孫之祥善惡得長今過爾情欲懷於卑
賤之女欲以母人下不與於天不與於人恐災大焉
按漢書傳為太相安昌侯以老病乞骸骨為
卿家居以特選為太子師國太每有大政必定議
未始元延之間日機地黃光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議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

未有以明見乃事駕至馮第辟左右親問焉以天變
因用史氏所言王氏事示馮馮見老子孫禍又
與曲陽侯平不為焉所愚愚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地震五十六成為諸侯相殺
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
不語怪神使天道之不可知者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
鄙儒之言言陛下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上同其福
喜此經義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
術斷之上雅俗愛焉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
諸王子弟聞知焉言皆言遂親就焉
綏和二年四月京帝即位以災異遣使巡行郡國
按漢書哀帝本紀綏和二年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
位詔曰朕承宗廟之重戰戰兢兢惟失天心聞者
日月光星失行郡國比地動過者河南南川
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庫舍朕之不德民反蒙泰朕
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瘡賜死者棺錢人三
千其令水所傷縣已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實
不滿十萬者皆無出今年租稅 按李尋傳哀帝初即
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其問尋曰問者水
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搖言母有所
謂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慎懼發異
不忘政教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恩恩不足明奉明詔
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辟不非
進臣待詔舉術進隨眾發待詔食大官水如府久
汙主尊之署比得召見上以自效復待延問至誠
自達不世出之命願愚心不敢有所避疑幾為
分有一可米唯舉須臾之間宿留待言考之文理攝

之五經授之聖訓參天大變異之來各據象而
至臣謹條所聞易曰聖賢者明莫大乎日月天日
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照萬里同其大君之家也故曰
將日清風暴烈陰伏若以陽明不孝於色曰初出矣
以陽若明不孝於色不孝於色不孝於色不孝於色
盛則大臣奉命曰將人舉以登君位有常節若作
不節則曰其度轉轉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
日出後為大臣亂政曰中為大臣欺罔曰且入焉
意恐後所學聞者曰天象見則災變起矣臣竊
竊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竊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麗陛下志意在於始初
矣其初意有以守正直官而得罪者傷制書世不可
不懷也唯陛下執乾綱之德強志于度爵卿大諷邪
臣之惡言僕阿乳母甘言非竊之託斷而勿聽勿聽
大諷絕小不忍其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授以
官位誠為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星放散不能
制除陰陽待問者曰正書奏天官降詔臣等以
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十
里小萬里連紀紀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
始若為蠶豆成君德者夏南秋冬北則有月數以
春夏與日月同趨趨軒輊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為
輝紀上將日月知是皆失色朕朕如滅此名母后與
政即如斯近臣不足仗矣臣大杜士可為奏心唯
陛下親求賢士無憂所忌以崇社稷尊不軌臣聞
五星者五行之精主帝司命應王才合為之節度

歲星主歲事爲最合衆令所說今夫度而前此者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與星不遠歲星者后帝共政相謂於奎量當以歲星之災爲往來亡常兩帝兩宮作惡候印人天門上明堂寶尾星官太白解越犯軍兵之應也貴貴人命延當門而出地憂惑入天門主房而分微其憂惑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憂惑感地依巧依偽爲言毀譽起類故善太白白出端門臣有不位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因與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徵誅放佞人防範萌牙以避滯濁激消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五天所以通吉陛下也政急則出攝政機則出政政不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官出爲王命四時皆出星象所謂今幸獨出寅五月孟官天所以爲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經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二月治大獄時歲陰立運惡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憂氣應後有霜雹之變夫以吳林月行封齊其月土澤氣應後有霜雹之變夫以喜憂貴賤有不應於星者有幾幾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必有驗於人設土澤而後冬多田相聚耕汗出穠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待也月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豐歉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

通知月令之意設陛下諸事若降下出令有礙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妻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王道公正精明則百川理路殊通偏黨失綱則顯溢爲敗書云水曰泗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川澤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改觀渭洛川水漲屬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燥熾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各在於皇南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朝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臣作陛下位應庶民雖時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本大道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而絕私路拔選英輔退不任職以還本朝夫本議則精神折衝本前則招致致我因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理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諒曰何以知朝廷之寡人自賢不勝於通人故世陵夷焉不伏罪上可以超越士下不棄棄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子季食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棄四朝之策會亡其韓之固守聞於四境始聞之不虞政之不明動之不備得爲上之業者將幾幾小之者若若士中人皆可爲君子諒書遊賢養小之明無求備以博舉英倫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毀譽集雷之時士屬身立名者多矣死

之後日日以哀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欲減省者結舌邪傷並與外戚顯命若居臨寒至極寵嗣女官作亂行軍之敗誠可畏而患也本在權臣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當可退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肅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通術明之土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翼德保位承大業下至郎更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過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宮以視天下明朝廷待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誠固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甚身不辟死亡之誅唯則前朝反覆恩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衰神而帝外家下傳訪貴祖母傳太后尤矜恣欲獨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傳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其語後有非常事聞帝拜對璽中選黃門侍郎以尊言且有水災故拜尊爲騎都尉使視河地按師丹傳丹爲大司空上書言古者諫聞不言聽於案享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皇帝在堂而官爵臣等以親屬錄然貴貴封男爲國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諫封文爲孔都侯出侍中土邑射擊校尉士郎等諫書比下號制政事幸無憂受封雖不能明陛下義復曾不能半歲爵位相連受封侯皆從陛下之過聞者即郡縣地動水出沈敗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調而之應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典禮典禮典

第二卷目錄

庶徵總部考一

後漢書光武本紀中元元年夏京師饑泉涌出

飲之者罔疾有愈惟彭越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

陸渾郡固始上甘露臺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

李宣帝母有嘉瑞職以徵元神符五鳳甘露黃龍列

壽年祀蓋以威致神祇未彰信是以化致升平播

為中典今天下清寧寶物仍降陛下情存振紀推而

不居豈可使符驗慶浸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

傳來世帝不納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

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連有災異詔求直言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三年秋八月詔曰朕奉承

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星見天水旱不降稼穡

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怨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

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憂哀禍大人不降譴今之勤

變僅尚可致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

詩百工獻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按鍾離意傳永

平三年會運有變異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

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

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旱澍溢災異連降有咎在

聖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

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

相殘害害深誠感范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

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刑和睦故能致天下和乎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虎鳴之詩必哀樂者以人神之心

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聖聖德檢萬機諒有司

俱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事之無極帝道不

弛如無德無令失職

庶徵總部考二

後漢書

光武建武六年以征虜將軍劉隆為東漢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建武六年春正月辛酉詔曰

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貴人困乏朕惟百姓

無以自贖制除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銀

家孤獨及篤癯無妻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

勉如無德無令失職

中元元年燕王以諸將並至請付太史撰集帝不納

按後漢書光武本紀中元元年夏京師饑泉涌出

飲之者罔疾有愈惟彭越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

陸渾郡固始上甘露臺臣奏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

李宣帝母有嘉瑞職以徵元神符五鳳甘露黃龍列

壽年祀蓋以威致神祇未彰信是以化致升平播

為中典今天下清寧寶物仍降陛下情存振紀推而

不居豈可使符驗慶浸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

傳來世帝不納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

故史官罕得記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連有災異詔求直言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三年秋八月詔曰朕奉承

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星見天水旱不降稼穡

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怨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

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憂哀禍大人不降譴今之勤

變僅尚可致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

詩百工獻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按鍾離意傳永

平三年會運有變異意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

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

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旱澍溢災異連降有咎在

聖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

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

相殘害害深誠感范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

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刑和睦故能致天下和乎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虎鳴之詩必哀樂者以人神之心

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聖聖德檢萬機諒有司

俱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事之無極帝道不

弛如無德無令失職

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舊出為舉相

永平十一年京師並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一年夏朔出黃金龍江太守

以獻時顯赫百端雖災異未所在出焉

永平十七年以諸瑞並見告勅加恩天下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十七年甘肅仍降雉肉內芝

草生殿前神雀五至劉棻京師夏五月戊子公卿百

官以祥物顯慶並集朝堂奉鸞上寶制曰天生神

物以應王者朕以虛薄何以享斯隆高祖光武聖朝

所被不赦有辭其敬奉鸞太常擇吉日東宮宗廟其

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流人

無名數欲占者人二級舉孝孤獨為應貢不能自存

者舉人三解歸從官祀事十歲以上者卅匹中十

千石二十石下至黃髮此奉養在去以來有遺

願

章帝元和二年以龍鳳並見加恩于內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元和二年夏五月戊申詔曰乃

者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鳥神

雀甘露降集諸郡或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

三級高年孫孝孤獨貧人二級日無悔惡舉孝此

榮和加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合天下大酺五日賜

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諸陽人當隨者卅匹

城外三百匹匹賜博士員吏千石見在大學者人

三匹合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不滿十萬

三八九戶王族詔賜皇貴戚所見子弟部屬一年租

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元見者卅匹匹近者二十

太守二千匹合長上士世吏爵十之詩云雖無德與

汝次歡且舞亡即賜爵故事

章和元年以祿增改元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章和元年秋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德過化被服遠又九鼎六廟祀惟人而靡不舉惟仁風則於海表咸被行乎鬼域然後敬恭明祀庶五刑之虞無來依之朕敢以不能安祖宗弘謨乃者風皇仍集麒麟並降日諸有降嘉政臨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祇畏上天無以彰於元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秋命是月恭奉孝授几杖行嘉爵飲食具賜高年一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禮節死罪囚在內丁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罰金城

安帝本紀一年以災異詔求明習陰陽者以聞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本紀初一年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謀遠慮玉衡以稽七政朕以不德遠奉大業而陰陽之眚屢異並見萬民懷流元氣板屋風夜已憂心京室聞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選求博選聞不識之路實得至誠以擊不逮而所討皆循舊章言無卓爾異聞其自登及郡國吏人有通明習其災陰陽之度曉現之數者各使指授以闕二千石吏吏則以詔書博加恩惠朕將親覽待以不次褒獎賜嘉以承天譴

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詔公卿言舉舉請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夏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能統率鴻業無以奉順乾坤廢序於朕憂不知所見若微仍臻變動之異發自京師於朕實不若所

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以獻告朕有所諫

傳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卿數微通諸

開拜章曰臣聞天垂災眚地見異符所以譴告人主貴躬修德使正氣平衡流化典教也易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之失而除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及之臨臨三百之勤思念急務將漸祇方今時俗各佚淺薄義夫大常皆於禮修禮道約蓋惟上興華文變淳事不在下故則南之德開離政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源其本者未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

本和元年以災異詔上封事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本紀初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憂食爲重今月幾方遼地將京師符微不慮必有所應舉公自條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雖有所諫按周舉傳舉遷司隸校尉未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謫之詔召公卿二千石尚書詣觀親數問曰言事者多云首周公舉大子事及釐成上欲以公卿葬之大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葬以天子禮故數有災異宜加恩詔則以昭穆舉臣議者多謂宜改皇天動成以章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如太后所立立不論歲年號未改皇天不報大命天符春秋王子猛不稱周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而葬之於事已異不宜稱議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左僕射大常相攝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

章帝建寧二年以災異詔公卿各上封事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寧二年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按張奐傳建寧元年美達少府又拜大司農明年夏青蛇見於御軒前又大風雨雹應張奐傳使百僚各言災應奏上疏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本於大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應龍順主爲休養德爲政爲德政陰邪專用則變爲惡故大將軍實武太傅陳事或必苛虐殺或方直不周則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歎歎人懷震憤臣聞公葬不如應天乃動威今武郡太守未報明有欲害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遷葬其從坐禁錮一切清除又皇后居居南宮而恩禮不核朝臣莫言違失乎宜思大義順復之報入下深謝矣言以聞諸黃門常侍左右皆悉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按謝賜傳賜字輔首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爲卿臣所宗建寧二年詔舉爲中書令與東海陳元覽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歡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上者思其愆政下者思其愆政則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孽者甲兵之符也濁龍傳曰厥極將時則有蛇龍之孽又變應守凡異回不上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惡惟惟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乎

黑以消天戒臣聞惟思惟蛇女之祥伏惟是太后定策當開立舉明書云天子兄弟罪不相及黃氏之謀宜答於是太后幽閉宮中怨感天心知有嘉奪之疾臣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臣罪上不能敬

事其母或欲遂至支侵孝和皇帝不絕黃氏之恩前
世以爲美談爲人後者爲之至今以桓帝爲文宗
得不以太后爲母哉後漢明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方今邊境日晏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許
下仰慕有虞遜之化情思凱風慰母之金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勳勳因承家小臣勿用今功臣久
外未蒙爵祿阿母寵乃平大封大風南越亦由於
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躬身王室風夜匪懈而
見陷羣邪一旦深誠其爲酷盜駭動天下門生故吏
並能從微舉身已任人何難宜還其家屬解除禁
網大台幸重賞國命所總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
斷首善餘皆養養寬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因可
因災異並加罷黜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
居政事無災變可謂前難惟來臣由教訓閣未遠國
典與日無所隔敢不盡愚思忘諱伏惟陛下哀
其疎謫左右起其言出爲後世府本去官歸家
熹平六年以災異見奏書案七事詔納之
按後漢書帝本紀熹平六年春二月南宮平城門
及武庫東垣屋自墮四月大旱七月蝗十月災
正月朔日有蝕之京師地震 按蔡邕傳初帝好學自
造樂籍後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願以經
學相授後諸爲大儒及工書名家者皆加召召召召
數十人侍中祭酒松雲實說多引無行越境之徒並
不得制過門下意陳方格閣里小事帝甚悅之待
不以之位又市賣小民爲宜陵孝子帝復數十人悉
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苗疾風傷樹夜本地
震因恐蝗蟲之得又鮮卑犯境後漢及民六年七月

制書引格諸軍臣各陳政事所當施行已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則成風詔諸執事官王通平密勿
厭畏無以成臣聞大降災異錄案而至降詔數發
殆則諫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令所以教人也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政教則鬼神以享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時當恭事臣在宰府
及備朱衣冠五節而垂拂出四時之教履髮有
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觀此諸異海範
傳曰政悖德愆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地道易損安
陰氣積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臣
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食利傷民則蝗蟲相逐
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違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一 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
之傳遊五帝於郊所以導敬神氣新福豐年清廟祭
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
宗所祇事也而自司牧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
宰小汚墮生忌故觸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
祀輒與異議違背南郊而亡祀尊敬孝元皇帝棄若
日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謝職者
也又文和故事復申先朝後制吉惟心悅則而近
者以來更任太史史轉敬之天任禁忌之若拘信小
故以虧大典禮委妾妾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一子三不祭者謂士庶人敬
格之室共處其中耳謂諸皇之賜臣者之衆故自
今齊制宜如故典應各風災異之異一事臣聞國

之將聖主數聞內知已改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前廢未得失又因災異獲引朝隱重
賢良方正教復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廷下
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學之官誠當思
省違錯舊事使絕忠臣良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性
德隨之臣三事夫求賢之遺未已一樂或以德勝
以言揚揚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爲德故被諷諭
之誅遂使羣下結日吳國正辭郎中張文前南臺狂
言聖聰始受以賞二司臣子瞻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爲宜擢文右職以勵忠孝官每海內博聞政路四事
夫司謀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邪分別白黑也
伏見南州刺史梅康公州刺史彭芝涪州刺史劉度
各有本公疾好之心憂等所料其尤多餘官枉枉
不能得職或有抱罪待取與下同疾綱綱流竄莫相
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朝書遺道八使又令
三公高言其事是時本公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懼
失色未詳詳議所因疑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
計者闕羣枉之門養不斷之虐者來羣邪之口今始
聞者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傾政宜速定八使
糾舉非法吏職盡清平實貴罰三三公咸盡其職最
便更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災之原庶可漸失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先使侯侯侯實臣之世節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各臣舉出文武並典
選之得人路路而已大昔書辭賦才之小者臣國理
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德政除日觀
省備章即以前遊宦代博采以充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謂漢其高者頗引經誦風俗之下下

則連個俗語有類伴優或篇成文虛目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單件見拜
禮既加之恩復收改而守奉錄於義已可不可復
便理人及住州郡皆幸宜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
士乃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大文武之道所立從之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
故當志其大者六事舉經長吏舉典理人皆當以惠
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貶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
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中若器用優異不
宜處之冗散如有豐放白當條其罪誅登有伏罪無
考反求還經更相放縱否無許先帝舊典未嘗有
此可故斷絕以嚴典為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宜陵孝
子為太子今人臣間孝文皇帝朝喪服三十六日
雖羣體之君又子子親公卿制臣受恩之重皆思情
從制不敢逾越今處為小人本非骨肉與無幸私之
恩又無緣仕之實則隱隱憂情何緣生而繁聚山陵
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如執之人連孝
其中懷思皇后組織之時東都有人妻者亡在孝
中本親追捕乃其幸虛偽難繼難得勝言又前主
得拜後漢成道或經年陵大以暫歸見廟或以自
代亦當覽其事訟獄因國之入其為不實與大焉
宜還歸田里以明詐偽考奉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
辟雍之禮又詔宜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承尉焉
光初元年以史惠親見詔光祿大夫楊賜詔郎恭
等言事奉惠親見詔光祿大夫楊賜詔郎恭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初元年春 月辛亥朔日有

使之亡本雖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麒麟化為
雄五月壬午有白夫人入德陽殿門去不獲六月
丁丑有黑氣覆宮中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
見御生王夜後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
丙子將日有食之
按秦中郎張光初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名光祿
大夫楊賜詔郎恭等言事奉惠親見詔光祿大夫
單賜詔郎恭等言事奉惠親見詔光祿大夫楊賜
東宮山牧部唯東門門劉靜應謂北而賜南面曰
卿事已殿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本秋其書兩常
侍又論官朝廷以災異災變特旨密問政事所製改
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跪走五人
各一處給用車馬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跪走五人
南門問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以空聖問情求變易恒當傳言護則狀上臣臣臣
頓首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覆殿殿殿殿殿
黑如車蓋降氣書勢五色有頭長十餘丈形狀似龍
似紅蛇對紅著於天而降施於殿以臣臣臣臣臣
天投蛇者也見是足者不得稱電易曰蛇之比無
德也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蛇遙至殿於宮殿有其車之車臣臣臣臣臣臣
之精氣失度投蛇見志主感於災變合誠圖曰天子外
若其威內當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下御機之內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
招受黑者乃有所說黑意為回未知謂是兵戎
不忌威權浸殺惡言不聞則蛇蛇所生也抑內職任

忠賢快毀辱分直邪各傳其所嚴守衛整武備成權
之機不以似人則其教也易得曰嚴守衛整武備成權
日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主九務為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夫人入德陽殿門辭
稱白夏教上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
入迷亡去不知姓名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或謀上故其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
之病年成緣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夫小冠帶劍入
北司馬殿東門入殿入室解腰組佩之昭前殿賢王
業等曰天命命我居此業收縛守問被殺公車車病
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先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莽
亂亦卒誅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回來入宮而門稱伯夏入殿與相賢言伯
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不疑等皆以罪受殺殘
餘非天所祐以現今將狂復之入為上氏之禍未
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
潛謂曰巴有人走入入宮不知其姓名大為飛天下驚
君於陰降下並漆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華賢良而
寵祿之則其技也經曰建其有極飲膳五福用故
傷厥庶民惟時葉庶民於後極故保保諸諸問曰南
宮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變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不肅時即有難禍者宜黃龍元年木火官輪幹中經
離化為雄不鳴無胎是時元帝初即位立詔曰王氏
歲封后父榮為平陽侯后王位王王氏之祖始盛衰
帝榮為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

[illegible]

凡屋傳曰小人在位上城皆其狀城內府廬
澤巴日出宮室至臣自隱欲強奪主尊席曰一杜泥果
法莫出其右矣預知其意者憐之曰以尊上整
下去暴劣之怨抑請候陳奏下 聖奉由舊章以變
杜泥果法之不齊則其救也不患而久於作見若時
杜泥果用不祭祠則亦無害也

○時用參政下諸閣
朝廷心聞災惡禮部尚書等官皆各括奏劾以經
術折衷曰養月一初朔所問災惡依體推斷已輕
宜披實而權指陳政務所先免勿復疑懼遂上聖慈
臣孽蠹蟲性所能辜罪則亦臣肺腑予贈出命之秋豈
可顧逆避客遷哲而不聞亡哉臣杜鵬首死罪
伏思諸屬各獲存己國之性也至於大漢政動不安
已故舉出妖嬖以當言諷因以爲斯危可爲安因可
作古假使大運已移豈有通旨諒春秋決定哀公之
時周歷已絕殺數十年無有此其人焉天所在著
也至於今者災異之發不止於他所切門下幸聞臣
李汝侯在下節然大恰可謂切切然門下幸聞臣
不盡情以對配唯化貴職十攻之所致也即許
以來宮中無他禍亂而其始則起於賄弄受封紳士與貴
宦僚于密幾刑罰巨鼻糾紛紛形後更受封紳士與貴
郡納以未案門吏霍王依臣說社大爲奸竊盜竊
權縱海寇之事非此者謀然後後形影處處雖離
變風聲將爲國患宜亟其既所明其禁令准惟適容
以爲至戒今聖慈勅諭賜罪正平聞太尉張璠爲

玉所進聯語已非外臣所能書處如識有之近者
不啻以正遠播邪在官常有所惡光祿勳傳律
在大憲九列之中豈宜有此守數動干機代既不
章即朝衣有異望遂以四示方牧守數動干機
萬樹扶正聖躬不得但似州郡無諫詔已長水校尉
建武寺陳後學引其意以解易傳已載小人在位
之咎伏乞廷旨特許敦復老成光祿大夫
詹元龜遷直隸江山市之奏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
四壁正黃旗參謀主教吳氏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
國體至重責成最夥才分難任義以貴相健康還鄉
親不加引在道降階增崇堂高職位重則上愈
不宜聽納小吏更應大臣也又尚方工役之作數都
戲樂大戒禁可謂也幸而孝廉士之高誼和當察
其真偽以別黜陟近者以辟召不咸切遵三示乃不
以香泉小才一介丘短取遐聞請開法之門謹
明王公衆心小厭厥之政言臣願降下聽納忠言
恐前此側身歸隱思惟舊矣以今天下望以導羣賢
星拱辰自紹綱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
臣自抑拙進謝滿漢福禍無妄不敢危殆謹將不遜
某公之福諸侯某子貢不可奪也臣臣愚誠懇
激發敢敘罪狀手具具與夫君臣不能上下有端言
之重耳失身之禍臣安徽巡撫所間竊臣表無使
害臣之受恩感佩伏祈鑒之

大清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八日奉 硃批交部知道欽此

按徐稱臣等奏帝覽而默息因起更末賈師於後驛

病之愈速。明乎此理。事遂無所爲。不若相平叔交府憲有皆同
日思報效願司徒則謂其素不相平叔交府憲亦與卿等皆同
興將在大匠惟君有陳休節中常件積現文也且理實
送使人飛章言督數以私事請託於卻仰不盡職
自陳曰臣被掣於是以大起懇辭前為廣濟太守臣
屬吏張長休今日忽蒙召議文記河內郡吏李奇
爲州青佐及當渡洛河南尹李陸侍御史胡母班
所在曷敢致意來臣甚感幸不及階廷凡體微小吏非
不在庸白辱承恩寵延寄不至貶降別知短死更祈
結慙之本典陟陽獄官欲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
外發言以臣野而卑賤狀得以學聞今年家裏喪異
事始極慘苦親朋未暇脫衣故微動心今冬七名就
詣金蘭門謝以災荒書詔中有誘使侵盜臣實憂恐
唯慮忠惠出令志士舉國後復是義讓制下廉軍以及宦
臣貢款以上封對面直取加梅獲罪勝至王便用疑
詐陛下不忍慈厚竟宜加梅獲罪勝至王便用疑
怪童少之吏即得其欺弊傳得下百官各上封事欽
以改政惡懲賊害者而不若不著廷尉之編從按上
孝服之禍今甘和口結主以位爲戒誰能踐下並
患孝子孫亮賢臣又援據歷史上列臣被壓聖恩深
敷見訪述言事因此欲陷臣父子破毀門戶非復
贊料好仕休養然吾老矣也臣年四十有二氣特一身
得託在愚臣先帝有榮華盛隆陛下不如此復問年老失
臣之恩元富貴豈爲新舊者所斲斷不一聞而妄求

白首猶引連閣郎置役并入阮殆誠寬宥補臣一

期至卒爲咎曰陳順身當棄寶不升坐於是下
人爭爲奪其爵所迫難以欲享辭情何獲復死
之日是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爲自勉於是身
臣賢於洛陽獄勒以憐慈奉公議事大臣人不教業
市事者一常侍官呂強絕無罪請之帝亦以恩除
有詔赦之等與宋案純視朝方不得以赦令章
楊賜等定詔則各感威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
部吏使害其所略者反以其幣成敗故得免竟
實於苑池殿前詣曹節上書及光祿寺郎中金
商門吳舉等入見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群異禍所
在傳仰天大嘆謂節等曰吾每讀史傳未嘗不惜
志嗟息不能竭忠輸丹白首其要而反置諸少子
是以迄矣夫洛陽之南極西海之內固已亡焉
以徵漢之承先緒之末葉世厄難繼以報國深當
大同亮親喪後已乃盡對曰臣聞之經傳或神以昌
爲今歲前之凶氣春休明觀其盛邪辟野祀則親其
屬人所誦雖錄者也於古乎終曰天之比無德以視
方今內多孽作外任小臣上下並違道諱諛路是
以災異屢見前後一畝本年投殺司謂災乘秋釁
日長說賊下惡鄉內亂如四口之期亦復乘己昔
虹蜺見江岸律曆載公孫近紀官書曰天象災見吉
凶異則之六表錄人遇尹之徒其專制欺罔因
見覽上乃淹留下貶責其相作賦說以蟲豸小技
兒戲於地如龍蛇更工史相連作數月之間各被
擯棄松筠處伯仲之友劉琨知伯樂愛馬俱以便許之

以飲酒曰酣彼之三分即修仁之邪言謂無知不見遠及冠何異陽春中人邪言順無知之狂談不念犯惡之作也鳴之誦讀哉之宛矣過於今春順天非委吏生周吉曰天子見臣聞修德修德能性修德與之深淵無底之淵乎遠在巧之臣速復鳴之丙內親奉外任山南斷絕尺一抑止禁游兩廐放無故怠還上丁還奏數可呵老臣思神帥之臣敢放無辜之惡言敢受惜非君之生而臣其權權之心哉若其林林萬萬若輩豈坐而對莊莊能方賜以師師之恩哉故得見答

大帝赤烏十一年以黃記見白虎仁下勅勉修所廢
按三國志孫權傳赤烏十一年夏四月雲陽言黃龍
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
身行道以有天下故得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
明何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
以匡不逮

譜

武帝太康七年以災異詔求直言
按晉書武帝本紀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
之卯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殆
之不滅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
有所諱

按八王故事太康七年正月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咎其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衛璠上